

走出“舒适区”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 林树心

前两周，我有一位朋友收到两张赠票，去看了一场小剧场先锋戏剧。看完之后，他一头雾水，和我聊天时连连表示无法理解，后悔没把票让给别人。那部剧我之前就看过一次，当时倒是没有太多感触，只记得剧本主创是一位法国剧作家，近几年才开始与中国戏剧界合作。

听了朋友的吐槽，我宽慰他说：现在让人看不懂的剧多得是，反正没花自己的钱，就当在路上踩了个坑，之后绕着道走就好。然而，朋友却正色道：“看不懂不是戏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看戏本来就少，也不怎么爱看，要是换个行家来看，感受肯定不一样。”

尽管这位朋友平素从来不是什么“文青”，却表现出对文化艺术难能可贵的理

解与包容。很多时候，一些人面对自己看不懂的文化产品、文化现象时，第一反应往往是防御性的，忍不住加以批判和贬低。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一份虚怀若谷的谦和，愿意带着好奇去了解对方，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

面对来自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文化交流，我们常常强调“兼容并包”的重要性。对个人与群体而言，包容与否往往不是决策式的主观选择，而是不同思维习惯、思维方式自然导向的结果。

包容的本质，是对陌生事物的接纳，而接纳的前提，则是充分的了解。当人们初次与某种文化“狭路相逢”时，不了解是默认状态，因此自然容易“排异”“应激”，形成负面印象。但是，只要稍稍花些功夫，对陌生文化的背景源流了解一二，原有的困惑与反感，便能转变为基本的理解。以理解作为基础，不论是否欣

赏、认同，我们都能以更加宽和豁达的态度，做到真正的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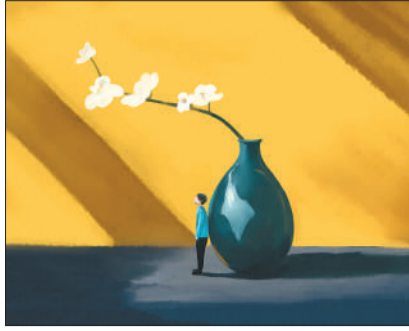
同样是看了一部“看不懂”的戏剧，有人恨不得大声骂街、痛斥主创胡编乱造，觉得这种剧目就不该上演；也有人愿意试着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搞懂剧目究竟想要传达什么。这种差异，并不在于鉴赏能力的高低，而在于心态、在于格局。

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机会接受大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但总是愿意张开双臂接纳新生事物，对丰富多彩的陌生文化怀有“开眼看世界”的热诚；也有一些人虽受过高等教育、在特定领域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眼界却离不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意了解任何“舒适区”之外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十分狭隘。一个人能拥有多少知识，往往受其人生境遇的影响，但一个人在精神、文化层面能拥有

多广阔的世界，却可以取决于其自己。

当然，跨文化交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学命题，在一些具体情境中，促成了解与理解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外国文化“走进来”的过程中，都不难找出这样的例子。就前者而言，在中国美食文化出海的过程中，“西式中餐”在不少海外食客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因此，真正的中国美食要在国际上立足，免不了要经受一系列的质疑与误解。就后者而言，中东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近年来日益丰富，但相比于西方国家，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相对陌生，常常将其笼统视为一个整体，而忽视其内部的丰富性。这些事实，都影响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

但是，正如我那位朋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般——对于陌生的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即便我们一时半会儿无法形成全



面、深入的了解，也可以作出愿意了解的姿态，暂且将其悬置一旁。与此同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当下对某些文化的不了解，避免一厢情愿地“歪解”对方，才是真正的兼容并包。

在这一基础上，交流双方可以努力搭建沟通之桥，逐渐让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促成真正的理解。对文化多样性多一分认识，便能在文化交流的道路上多走一里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立足中华文化，秉持包容之心，对不同文化精华兼收并蓄，也更能彰显出我们从容、坚定的文化自信。

文明之花因交流互鉴而精彩绽放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 姚华松(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不久前，首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办，旨在倡导人类文明要“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而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

论坛的问题意识之一在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奉行或变相奉行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他们多秉持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狭义文明观，认为文明有高低或优劣之天然区分，且主张以高阶文明替代、吞噬乃至消灭低阶文明，这实则是在践行一种文明霸权主义。他们美其名曰在“替天行道”“顺应规律”，实则是掩饰其在国土、经济及政治等诸领域实施的扩张与掠夺。

与此同时，一些人心里或多或少弥漫着对自身文明形态的盲目自信或自恋。尤其在复杂的网络文化渲染下，部分人很容易被混淆视听，对他文化或他文明不够包容，对自身文化或文明过度自信，进而陷入唯我独尊的极端境地。

各文明形态的发轫与发展都有其特定的生长与发育环境，都有其独特性与特殊性，都浸润了各文明主体的集体智慧，都经由长时间的历练与凝结。这种文明间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被充分尊重与理解。这种多样性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文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高低与优劣之分，断然不能说我的就是好的，不同于我的就是不好的；经济发达区的文明就是先进的，经济后进区的文明就是落后的；人口占优的民族文明就是发达的，少数民族的文明就是愚昧的。

各文明形态间相互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才是人类文明正确演进之路径，也是导向全球文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古往今来，概莫如此。

秦始皇当年派赵佗管理南岭地区，最终建立了番禺城(今天的广州)，主要倚靠的是什么?赵佗与当地的人百越人打成一片，广泛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与习俗，公开鼓励汉族与百越族通婚，甚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百越人。作为地方首领，他没有站在汉文化的制高点瞧不起百越文化，相反，他深谙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性，主张汉文明与百越文明的深度交融。由此，形成了以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为基本特质的岭南文化，为此后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植根了厚实基础。

华人初去海外，经常免不了面临各种文化隔阂，体现在语言、饮食、思维、习惯、价值观等方面。为了在异国他乡建立认同感，减少或消弭文化隔阂，尽量获得他人的认同与尊重，一般有两种套路：其一，想方设法搬去当地人聚居的社区，增加与当地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机会，强迫自己放弃使用汉语交流，千方百计地“去中国化”“去中华化”。其二，在积极与主动学习海外语言及文化的同时，也做到“不忘本”，敢于展示中华文明的传统习俗，比如写春联、猜灯谜、吃汤圆、划龙舟、包粽子、吃月饼、祭拜先祖。研究表明，第二种做法经常更容易让初来乍到者在他乡建立身份认同。道理至简，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文化，你自己对母国文明都缺乏自信，如何让别人相信你?认同你或高看你?机械迎合新环境而抛弃自己的母国文化，并不会获得认同。

尊重与包容他文明，也对自己文明保持自信，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原则。广大青年思维相对活跃，思想相对多元，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生力军，他们的文明观对世界文明的交流起到关键作用。限于他们的阅历与体验尚浅，在各种现实压力及复杂网络舆论影响下，对文化及文明的理解与认知相对容易走偏，需要引导其以更成熟与平和的心态，既不自妄自菲薄，亦不自妄自尊大。

我不禁想起近日看到的一张照片，记录了第二届“我是广州对外交流小使者”手绘明信片大赛的场景。参赛者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他们聚焦的话题是“广州学生眼中的世界”及“外国学生眼中的广州”，由广州的中国学生画世界及在广州读书的外国学生画广州。余以为，这种双向的面对面交流很有意义。

爱逛博物馆的青少年 在触摸中感受历史魅力

□ 张 鹏(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

记得20年前我与博物馆结缘，开始以志愿者身份给观众讲解展览时，很多人还会认为博物馆是挺“高高在上”的地方，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距离。如今，景象已大为不同，随着免费开放政策的落实，以及诸多精彩展览的呈现，走进博物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他们也成为博物馆公共教育的重点服务对象。青少年在博物馆了解不同文明的生活方式，感受玉器、瓷器等各类器物代表的历史文化，对文明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展览是博物馆核心的文化产品，新技术的应用让展览和青少年的交互学习，变得更加轻松，也更加有趣。在中国扬州大运河博物馆“运河上的舟楫”展厅中，孩子们可以站在现场复原的康熙时期的沙飞船船头，观看古代运河360度的环幕视频，仿佛走进了运河两岸的生活。类似这样将现代技术融入展览的设计，在今天很

多博物馆都能找到，不同历史时代的信息和不同地域的文明痕迹被更加立体地展示在青少年眼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变得触手可及。

此外，很多博物馆还用心策划设计了专门给孩子看的展览。从2015年开始，首都博物馆先后举办了3期“读城”主题展览，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到发现从北京四合院之美，再到探秘北京中轴线。在参观的过程中，北京的中小学生们不仅真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还感受到深厚广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系列的展览中，青少年不再只是接受教育的普通观众，还成为展览的参与者，他们的问题、发现、创意都被融入展览的设计制作当中。

我担任执行馆长的北京郭守敬纪念馆，主要展示中国大运河这项世界文化遗产在北京的情况，为了能让青少年群体通过对大运河的学习，感受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我们设计策划了很多社教活动。比如，“我来

啦·大运河”线上打卡学习营，就是利用寒暑假的时间，组织大运河沿线的中小學生，每天利用15分钟的时间，走进一座运河城市，通过当地讲解老师的分享，去感受千年运河在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的成就。

2022年和2023年的中秋节，我们还策划了大运河民间诗词赏析会的活动，从日落到月升，从南方到北方，以大运河为主题，让青少年通过传统民乐的旋律，在流传千古的名词佳句中，聆听千里运河的千年乐章。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不仅欣赏到运河沿岸不同城市的特色民乐，还通过诗词的赏析，对大运河的开凿、建设和使用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感受到中国大运河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

这些各具特色的活动和展览策划，可以打破馆舍空间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范围利用好博物馆的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充分感受文明的魅力。一方面，随着教育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推动，博物馆和学校教育的结合度越来越高，学校不仅把课堂

三星堆如何讲好兼收并蓄的中国故事

见证了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

三星堆考古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以实物遗存勾勒出意蕴深厚的古蜀文明风貌，解释了诸多关乎中华文明溯源的重要问题，也展示出中国考古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探索、新范式。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诗中对早期蜀文明的探寻，也代表了历代研究者对这一古老文明源头的疑问。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系统揭示了古蜀国的城市形态、社会结构、文明礼俗。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上，对太阳鸟、神树、眼睛等形象的塑造十分明显、独特，连同祭祀坑内大量的玉器、海贝和象牙埋藏，证明了宗教和祭祀仪式在古蜀文明中的重要角色。考古学者对三星堆埋藏坑内不同体量的人像器物发

式进行了分类研究，发现其中辫发居多、辫发较少，体现宗教祭祀场景或具有神话色彩的铜像均为辫发，由此推断三星堆的统治阶层可能分为掌管宗教祭祀的“辫发”族群和掌管行政、军事的“辫发”族群。

三星堆城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城址由外围大城和多座内部小城构成，次第分布着大型建筑区和祭祀区、普通建筑区等，可见其清晰的结构划分及不断拓展的历史过程。古蜀文明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在文物和遗址中得以充分展现。

中国考古学界在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中，凝练出“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形象叙述。据考古学者总结，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量器物，有明显的两类风格，其一为青铜头像、面具、神树、立人

像、金杖等具有典型本地风格的器物，另一类为青铜尊、戈和玉璋等在中原风格上加以改进而成的器物。

中华文化的魅力也体现在早期文明的兼收并蓄上。可以看到，在筑城方式、玉器形制、铜器纹饰、铸铜和冶陶技法等方面，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都在三星堆遗址中有所投影。在三星堆遗址之外，良渚、石家河等遗址也在近年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揭露出规模宏大、结构严整的古城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共同阐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

在三星堆遗址的展览与利用上，也体现了我国文化遗产传播的新动向。在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多家媒体进行了多轮直播。



□ 范星盛

近年来，三星堆火爆“出圈”，引发不少人对于中华文化起源话题的兴趣。走近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可以看到馆舍建筑被塑造为三个延续起伏的山丘形状，暗示了三星堆众多重要文物的出土地。馆内陈列的青铜神坛、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精美的大型器物令人震撼，见证了距今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之盛，也